



找寻色彩缤纷的春天

□杨桃

对于今年春天,几乎没有多大感受,就跟今年的春节一样,但儿时的春天却记忆深刻,那里色彩鲜艳,那里动感十足。

小时候的春天总是特别明显。从春节期间畅快玩乐结束后,便同父母一道下地劳作。这时候,太阳照在大地上,晒得人软绵绵的,照在大门两侧红彤彤的对联上——“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门框上的横批在春风吹拂中飘扬起来,飘出了“春回大地”,吹起了“春满人间”。这时候的风吹得人似冷非冷,吹起一丝寒意,却又在暖阳下化作一股暖风,让人欲困不能。

人勤春早,春天是个忙碌的季节。大人忙着耕田犁地、捏肥团种玉米、掏沟育甘蔗苗,小孩钻进油菜地扯青草、溪边放牛捉鱼、田坎上挖折耳根。冬去春来,一切都苏醒了过来,小孩们也蹦跳起来,只是“春来不是读书天”,在读书学习这件事上惰性战胜了勤奋。小时候特别贪玩,被父亲追着,在棍棒威逼下才能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读书写字,草草地完成作业后便同小伙伴们一溜烟跑进春风里,逍遥在无边无际的大好春光里。

春日里去外婆家的路上,总是能与春天迎面相逢。虽然时常被狗追着跑,但一路上看不尽的美景却是一场盛大的享受。虽然心里有“菜花黄、疯狗狂”的担惊受怕,眼里却是那漫山遍野的“花花世界”——那金黄的油菜花、雪白的梨花、李子花、红的桃花,都在春日里纷纷登场,在各自的小天地里悄然绽放。特别是从外婆家房前不远的李子树旁走过时,李子花瓣吹落在头上,用手一抓,粉嫩粉嫩的,花粉在手指尖滑过,那感觉特别特别美妙。手握花瓣,就仿佛抓住了整个春天。

这个时候,秧田里的桐子果正忙碌地翻身冒着泡,浮绿绿油油地挤满了水面,小鸭子成群结队地在水田里“巡逻”,偶尔伸出颈项上下左右胡乱地摆动一通又埋头钻进水中。我和妹妹捡起田坎边的泥块朝水中扔去,鸭儿们被吓得乱叫,村里的狗多远就听到了外来的响动声开始狂吠不止,村民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路,转过头来看是谁家来客了,大舅更是会喝住耕田的大水牛,大声呼唤我的乳名“桃儿”,招呼我们到田坎边来。大水牛也因为我们的到来而会歇息片刻。

只是如今,我们都长大成人,外公外婆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另一方天际,不知天上宫阙,今日是否也是春季?突然想起王维的诗句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。”不觉相思泛滥成灾,春来几枝能解天各一方的思念。也许,另一方天际,亦是繁花似锦,春意正浓吧!

在城里生活的市民是很难分辨出冬天与春天的界限,冬天刚刚过完,还没有怎么感受到春天的脚步声,气温便突然升了上来,似乎夏天已经悄然来临。春天,仅仅成了冬天与夏天之间的“匆匆过客”,若不是看到郊外清瘦的油菜花,还有小区稀稀拉拉的玉兰花、桃花等代表春天的颜色出现,甚至很难觉察出春天正在进行。倒是春困人乏特别明显,总感觉一身疲软,却又什么事情也没做。

因为春节之后成都疫情形式突然严峻起来,不得不困顿于一方时空之中,于是怀念起屋外春天的大千世界来。也许,那些旧时的春光模样,大抵只能在梦中找回吧!

难忘乡村夜戏

□李书妍

我姨婆家在玉皇阁,那是一个有山有水有宁静的地方,似乎在青壮年劳力纷纷外出的不可逆势头之下,村子里已经失去了以往青春气息。可是,当我第一次见到那咿咿呀呀的秦腔时,村里的男女老少心里都沸腾了起来,恰如久旱逢甘霖一般激昂……

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解除农人劳作一日的疲累,那一场粗犷豪迈的秦腔就再好不过了。听说县里来的秦腔名角拉开架势要在村里连唱三天,这个消息马上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开来,临唱前台下早已是人头攒动,卖小吃、弄杂耍的摊子也在周围迅速铺开,全都等着天黑下来后那片敞亮的台子上演精彩的节目,戏还没开始,人们都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要演什么选段,又是哪号人物来演唱。

梆子和板子的声音一起,台下立马屏气凝神鸦雀无声。从后台转来两路人马,刀枪剑戟厮杀一片,花脸的呼延赞和红脸的赵匡胤对战一处,你一句“王站在了营门珠泪倾”,他一句“河东不比汴梁城,杀斩还须问当今”……台上粗犷豪迈咿咿呀呀,台下呼喊不断连连叫好。一出《下河东》点燃了村民们的观戏热情,有的人竟然还凑到台前跟着吼叫起来。

第二场《辕门斩子》还未开演,周边村子的群众开着三摩、电动车前来,长长的车队排了

好几百米。大家一个个在人海中拼命地往前挤,好不热闹,俨然是大型的追星现场。“辕门”刚开演,观众们瞬间屏气凝神,思绪好像回到了宋辽对峙的三关阵前,杨六郎绞尽脑汁思索破天门大阵,其儿杨宗保却到穆柯寨比武招亲引出祸端,最后,天门阵终于被打破。表演过程中,观众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情节,看到紧要处拍手鼓掌、表情沉醉,似乎他们就是戏中的主角。

后来轮到《三娘教子》上演时,那些妇女们成了主要观众,男人们对哭哭啼啼的戏大多没兴趣,也就主动让位。当三娘唱到“三九天冻得娘啷啷啷颤”时,台下的妇女们有的鼻头一酸痛哭流涕,有的嘴里发出自己的孩子应该来看一看的牢骚,总之,没有一个人不是散发着母性光辉的。直到午夜散场,台上先后表演了《二堂舍子》《庵堂认母》等悲情选段,演了《三对面》《二进宫》等豪迈戏段,呈现了《拾黄金》《看女》等丑角戏段。看得大人如痴如醉精神抖擞,看得小孩子伏地而睡倚人而眠……

这人潮涌动的观戏现场至今让我感到震撼,书本中鲁迅所写的《社戏》大概也是这样的场面吧!传统文化的魅力没有在新时代表而止,而是正在成为新农村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。

“吃春”二味蔬

□宋扬

杜甫、高启偏爱春天的韭菜,有诗为据——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。”“芽抽冒余湿,掩冉烟中缕。几夜故人来,寻畦剪春雨。”高启之作姑且不论,“少陵野老”在蜀地生活了好几年,不应该不知道:巴蜀春天的绿蔬中,韭菜稍显灰头土脸。

“一千个读者,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”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口味,而我固执地以为,香菜乃“春天第一蔬”。青菜、莴笋、蒜苗、韭菜、大葱,它们在漫长的越冬过程中,大概透支了太多养分,生命激情已去,一如晒着冬日太阳的老人,平静地等待宿命中的结局。香菜却是随着春的脚步一点点立起来的,是在惊蛰的春雷声中,像冬眠的虫儿一样苏醒的。香菜是初生的婴儿,身体里,流动着绿色的血液,散发着奇异的鲜香。

有一句话,曾误以为出自吴伯箫先生的《记一辆纺车》。查证后方知出自吴先生的《菜园小记》——你看,我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过的课文已囫圇不清,但对那句写香菜的话却记忆犹新——“芫荽散发出脉脉的香气”。芫荽就是香菜。我一度十分纳闷儿:陕北不是应该叫香菜吗?怎么和巴蜀一样叫芫荽呢?

牛肉炖白萝卜,香菜可于红白间增一点绿、提三分香。吃火锅,独香菜缺不得,也替不得。开春后,火锅之思馋虫扰心。从集市买来一众食材,电磁炉上桌时,小女方惊呼“香菜呢?”于此,我只得立即驱车再奔市场。

香菜和火锅出现在普通人家的餐桌上,是最近二十来年的事。遥记十来岁时,天天为碗里米少红薯多犯愁,谁会吃瘪肠寡肚的香菜?大伯在外地当工人,退休后回村在自留地里种了几窝香菜——他应该是村上最先吃香菜的人。他这癖好可能源自他在异乡的生活,也可

能是有固定退休工资的他,故意要以香菜,显示自己与在泥土里讨生活的村民们有所不同。他说真香啊,我说臭死了。当然,他吃的香菜也不是用来佐牛肉或者火锅——只是拌在豆瓣酱里。

人的口味是会改变的。随着生活好了起来,餐桌上荤腥不断,菜品不再局限于老几样了。我家也撒上了香菜籽。春到,掐一些香菜嫩芽,用芝麻油、红油辣子、花椒油、生抽、白糖、精盐拌了,解过年时吃大鱼大肉之油腻。

对香菜“春天第一蔬”的名号,折耳根绝对不服。一些人对折耳根的偏爱,较香菜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折耳根之爱有地域限制。回忆两年前,蜀地爱心人士把大量折耳根赠送给湖北同胞,当地同胞们喜忧参半——对折耳根束手无策。于是,网上抖音小视频霸屏了——四川的大厨小厨们耐心地教湖北人做折耳根。招数有二:一凉拌,二炖煮。凉拌法同香菜。炖煮可配半肥瘦猪肉,蹄髈尤佳。至于放到火锅里当素菜涮煮,则又是贪食火锅之人的最爱了。

苏东坡在《菜羹赋》中写道:“汲幽泉以揉濯,待露叶与琼枝。”种菜的乐趣不只是在吃菜的时候,更在种与收的过程中。老家屋后,田埂人迹罕至,每年定时冒出些野生折耳根。种是省了,撬出一些。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缨。”古井里的山泉水堪比“沧浪之水”,摘须洗泥,奇香悠远。再以泥水浇灌田埂,来年又将冒出新的折耳根。如是周而复始,生生不息。

苏轼说:“渐觉东风料峭寒,青蒿黄韭试春盘。”我想,那“青蒿”一定包括了香菜、折耳根吧。三四月间,“料峭东风”已然全都化作春的温暖。春天,就这样带着菜蔬的馨香渐渐走向了火热的夏天。